

社會學



賭博之害

魔鬼的惡作劇

藥房之黑幕

和平的國王

舍生取義

隨處有神

社會南車

目錄

賭博之害

Winning the Lottery Prize

袁玉英

上海西面。有一個小村莊。村莊裏有一個叫王得才的。一向在紗廠裏管事。人品極規矩。辦事從來不誤時刻。所以他的名聲很好。他的妻叫惠蘭。是基督教中學學校畢業的人。極聰明。性情和順。不但克勤克儉。并且最喜歡幫助他人。他家裏的屋子。都收拾得很整齊清潔。天井裏種了些牽牛花。四面籬笆上。都延滿了牽牛花的藤。每天早上起來看看。教人心裏爽快。此外還有薔薇花、金錢菊、滿天星、桂花樹以及各種果樹。另外還有半畝菜園。他們屋子裏面的擺設。雖然不多。却都是合用的東西。王得才每天公事完畢。即刻回家。從不在外面遊蕩。後來生了一個兒子。名叫振華。夫妻二人盡心教養。不久也成了一個誠實可愛的好小孩子。這王家的規矩很好。所以村莊裏的人都稱讚他們。

王得才是承繼給他的嬌娘做兒子的。他的嬌娘。一向在做官的人家管理雜事的。積蓄了幾千塊錢。後來因爲年老回家。和王得才同住。王得才夫妻二人。事奉這位嬌娘。簡直和事奉自己的親娘一般。非常之周到。不料他的嬌娘愛喝酒、吸煙、賭錢。因爲王得才家裏沒有人陪他喝酒、吸煙、打牌。所以姪兒和姪媳婦雖然竭力事奉他。他總是不稱心。他心裏最不如意的一件事。就是王得才的妻蕙蘭不許振華和他親近。祇因爲他常常用甜言蜜語哄振華。若振華發了脾氣。非但不禁止他。反以爲好玩。因爲這樣。所以振華的脾氣。一天壞似一天。還有一件事。他不管小孩子的饑飽。常給他糖果餅乾吃。要想小孩子和他親熱。振華最肯聽他母親的話。也最親熱隔壁趙伯伯。那姓趙的也愛振華。常拿石板石筆教他學算法。又買一部獨輪小車給他玩耍。所以振華看見趙伯伯到家裏來。是很快活的。祇有王得才的嬌娘極厭惡這趙伯伯。就因爲彼此性情不合的緣故。有一天。是振華的生日。親戚朋友鄰舍都到王得才家裏

來吃麵。王得才的嬌娘當着大衆面前大發議論。說富貴人家怎樣快樂。又說最快的發財的法子。只有買彩票。像那周家的廚房司務。只花了五塊洋錢的本錢。竟打着一個頭彩。到手五萬塊洋錢。這時候。王得才和趙伯伯剛從外面走進來。王得才的嬌娘對王得才說。得才。我看你在紗廠裏做工。這樣辛苦。也不過每月得着四十塊洋錢的工錢。不敷你一家穿衣吃飯的^⑤用度。沒有什麼大好處。你何妨也買一張彩票。且看運氣如何。王得才不響。他嬌娘又說。你若不願意爲自己買。也該爲你的兒子買一張。他一面說話。一面將振華抱着。對振華說道。振華。你叫你爸爸買一張彩票。我想你的運氣一定好。不會得落空的。又說道。我曉得這一件事。必定要你的娘贊成。你爸爸纔肯去做哩。原來這件事除掉趙伯伯和蕙蘭兩人之外。個個都已經心裏活動了。所以王得才的嬌娘特爲注目望着蕙蘭的臉。那時蕙蘭只顧低着頭縫小孩的褲子。振華只管玩耍。趙伯伯給他的獨輪小車。王得才的嬌娘心裏不高興。就對趙伯伯說

道。他們極相信你的說話。請你告訴他們。只要花費十塊錢或五塊錢。就可以到手十萬或五萬。豈不是很便宜的事麼。趙伯伯正色回答他道。買彩票發財。很不合理。因爲一個人得頭彩。必定教一萬人受損。只有做工換來的錢。才是應該得的。況且打着頭彩。很不容易。我曾經看見許多人。本來品行極好。辦事謹慎。因爲癡心妄想。想發旺財。一味愛賭。不到幾時。把所有的錢完全化爲烏有。甚至於付不出房錢。柴米都不周全。起先還向各處親戚朋友借錢過日子。後來因爲只借不還。弄得沒處可借。就東謊西騙。弄些錢用用。最後連謊騙的法子都不靈了。就索性做扒手了。買彩票和賭錢。是一樣的事。都是做不得的。王得才說道。我想買彩票。和賭錢大不相同。趙伯伯說。不但相同。恐怕買彩票的害處。還要比賭錢利害些。因爲賭錢的事。輸贏參半。至於買彩票。往往輸的時候多。贏的時候少。王得才說道。然而總有打着頭彩的。一打着頭彩。那就比賭錢還要好了。趙伯伯說。是的。就個人而論。打着一頭彩。或者可以償還從

前的損失。若就全國而論。那損失太大。就不能償還了。王得才聽了這一番議論。似乎有點醒悟的意思。但是那位相信買彩票的嬸娘。不以爲然。老坐着生氣。一直到第二天。還是不肯吃飯。嚇他的姪兒和姪媳婦。王得才暗想。這位嬸娘是認我做兒子的。他的財產。將來也是要傳給我的。我豈可以違背他的意思呢。於是就對嬸娘說道。我姑且去買一張彩票。試試看。會不會得打着。他嬸娘聽了這一句話。立刻高興起來。就對王得才說道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夢。你買着一張頭彩。得了五萬塊洋錢。彩票的號碼是三百三十九號。王得才說道。今天我本來想去買鞋子的。既然這樣。我就不去買鞋子。將買鞋子的錢去買彩票罷。他嬸娘說。何必不買鞋子。你不知道你妻有私房錢麼。蕙蘭聽見這話。就從房裏拿出五塊洋錢來交給丈夫說。我本來想積起十幾塊錢。給你買一件大衣的。現在讓你拿去买彩票罷。王得才聽了他妻子的說話。曉得他妻子不喜歡買彩票。於是又把買彩票的心冷了下去。就隨便拿一張報紙看看。忽

然看見廣告裏面登着一條。說巴爾幹協濟券定於本月三十號上午九時在本局當衆開彩。頭彩一張。得洋五萬元。二彩一張。得洋二萬五千元。三彩一張。得洋一萬元。四彩二張。各得洋五千元。五彩二張。各得洋三千元。六彩五張。各得洋一千元。七彩起和上下附彩末尾。共總有三千五百八十七張。比別種彩票好。發售處在上海中大馬路。這時候王得才的心又活動起來了。趙伯伯忽然走進來。對王得才說道。你借五塊洋錢給我。我馬上要去買一本書。這書是新出的。專講種棉花和紡織的事情。這種實業。很可以研究。我准定下月領到薪水就還你。王得才回答道。我這裏剛剛有五塊洋錢。你拿去用罷。但是不可被我的嬌娘曉得。因爲這筆錢是他叫我去買彩票的。後來王得才的嬌娘曉得他姪兒仍舊沒有去買彩票。氣得了不得。對王得才說道。我是一點愛心。巴望你發財。所以叫你去買彩票。不料你竟不肯依我。這一點小事情。你尙且不肯聽我的話。將來我死了。你還會遵守我的遺囑麼。說完了話。就哭起來了。王

得才急急的認錯說。請你老人家不要生氣。我今天無論如何。一定去買了。嬌娘說道。如果你去買。必須買三百三十九號的一張。王得才立刻出去。到朋友家裏借了五塊洋錢。走到彩票店裏一問。說祇有一張第八十號還沒有賣掉。王得才就把這一張彩票買了回來。嬌娘見了。又不高興。說這錢白費了。這一張彩票是不會着的。王得才說。彩票店裏只剩這一張。他們說一定會着頭彩的。王得才自己想。下禮拜我就要做富翁了。何必辛辛苦苦再去做工。從這天起。就不到紗廠裏去辦事。常在茶館裏看人家賭錢。不料開彩之後。他果然打着了頭彩。他喜的直向家裏奔跑。進了大門。連話都說不出。只喊着得了得了。嬌娘明白他已經得着了頭彩。便笑着說道。只因爲你肯聽我的說話。所以得着這個賞賜。王得才又跑到他妻子織襪的房裏。對妻子說。你不必織襪了。我已經打着頭彩。他妻子還是不住的織襪。嬌娘也過來對蕙蘭說道。你現在是太太了。還要做這個工麼。蕙蘭歎了一口氣道。做太太的自然另外有人。我是

不配做太太。我只願意守着本分。煮飯做菜做針線。

王得才的嬌娘勸王得才搬到上海去住。他的意思。以爲這樣自己既可以隨意遊玩。又可以叫姪兒和姓趙的離開。那趙伯伯聽見這個信息。就來勸王得才道。我勸你拿些本錢出來開一店舖。或者開一牛奶棚。一個人總該有一樣職業。纔能夠持久。不然。一家坐吃。五萬塊洋錢是不經用的呢。蕙蘭極佩服趙伯伯有見識。說道。養牛我是會的。若開店。我也會得管理帳目。王得才說。我們准定到上海去做生意罷。於是收拾東西。全家搬到上海去住。臨走的時候。振華哭着要趙伯伯同去。趙伯伯對振華說道。你到了上海。一定有許多朋友。他們也會送你各種玩物。比我給你的還要好。因爲上海是通商口岸。都是些外國貨物。將來我到上海來的時候。也好來看你的。

開船之後。嬌娘講些上海朋友的事情。很覺得有趣味。並且說。到了上海。第一件事。要買一部汽車。王得才說。汽車怎樣坐得起呢。嬌娘說。也不煩難。若是舊

車子。只要八百元。就可以買一部。王德才說。還要雇一個汽車夫。至少每月二十塊錢。還要用汽油。並且常常要修理。恐怕花費很大呢。嬌娘說。這些都是有限的。王德才全家到了上海。就在北泥城橋租了一所房屋。每月租金五十元。花了九百塊洋錢。買了一部汽車。置屋子裏面的擺設和衣服這些東西。共花了一千三百多塊洋錢。蕙蘭說道。五萬塊洋錢存放在銀行裏。每年利息只有三千塊洋錢。這樣用法。萬難持久。倒不如拿出三千塊錢。開一爿店。得才和我。可以照料店裏的事。這件事情。因為嬌娘反對。蕙蘭不能做主。這時候振華進了學堂。每天放學回家。由他的母親在屋後小花園裏教他種花。很爲快樂。嬌娘這時候興致極好。天天上酒館。上戲館。坐着汽車。到各處去看望朋友。大出風頭。王德才起初以爲到了上海。比在紗廠裏辦事一定快樂得多。不料他習慣了每天做九點鐘的工。空着沒有事做。覺得有些不慣。所以他在上海住了不多幾天。各處都玩過了。便覺得沒有趣味。或站在門口看往來不絕的車馬。

和路人。或站在廚房裏看家裏的人和妻子燒飯煮菜。後來汽車破了。賣了四百塊錢。另外買一部馬車。到了年底。馬也死了。祇好坐包車。却巧這時候四川路口有一家布店招頂。王德才正嫌終天閒着沒有事做。就拿六千塊錢頂下來。王德才開了布店之後。由他妻子替他照料一切。倒是弄得井井有條。端午結帳。居然賺了幾百塊洋錢。但是這時候王德才做了老板。不比從前。身體懶慣了。一味在外面遊蕩。連晚上也不回家住宿。有時候蕙蘭看見他臉色不大好。問他是不是有病。他總說沒有病。

嬌娘最愛吃。若三天不上酒館。他老人家就要不快活了。併且愛喝酒。每逢上酒館。又喜歡帶着振華同去。蕙蘭怕孩子學會了喝酒。把喝酒的害處詳細細說給他聽。振華這時候九歲年紀。幸虧他極肯聽母親的說話。有一天。嬌娘又帶振華出去遊玩。走到新世界。先吃了茶。後來和一般朋友們去吃大菜。他拿了一隻杯子。對振華說道。這樣東西。又香又甜。你喝一口試試看。振華說道。

謝謝婆婆。我不要喝這個。婆婆說。你這孩子真是癡子。一面說着。一面就拿起杯子向他嘴裏倒。振華大叫道。我已經應許我母親永遠不喝酒的。婆婆沒有法子。祇好隨他。不料旁邊有一位富家的老翁却很注意這事。不住的在那裏看振華。振華又對婆婆說道。我母親說。酒有許多害處。老翁聽了。只是點頭。似乎很贊成振華的說話。大菜吃完之後。婆婆對振華說。振華。你去看看馬車來了沒有。振華到洋臺上靠着欄杆向下面看馬車的時候。那老翁走到振華面前。問他姓什麼。叫什麼名字。住在那裏。振華清清楚楚的回答道。我叫王振華。住在北泥城橋。老翁說道。你這小孩子很好。我要到你的家裏去和你的母親談談。我姓白。住在靜安寺路。我家裏屋子很寬大。我也是基督徒。我要請你到我家裏和我的小兒子做淘伴。好不好。振華回答道。好的。停了一回。振華去告訴婆婆道。婆婆。馬車夫已經來了。婆婆就帶着振華下樓。坐了馬車回去。嬌娘帶着振華回到家裏。那白老先生也到了。白老先生見了振華的母親。竭

力稱讚振華。談了一回。彼此極其高興。從此以後。振華就和白家的兒子在一處讀書。蕙蘭對於這件事情。最爲稱心。但是他的丈夫。非但不常回來料理店務。而且嗜好日深。人大變了樣子。他的嬌娘。不是賭錢。便是吃酒。沒有事情做的時候。還要和鄰居吵鬧。有一天晚上。蕙蘭在自己房裏一個人坐着。歎了一口氣。自言自語的說道。當時我夫在紗廠裏做工。安分守己。每天出了紗廠。就回家裏。從不出去遊玩。家庭中非常之快樂。唉。如今是大大改變了樣子。他說了這幾句話之後。就拿起丈夫的大衣來修補。他做到一點鐘。聽見門外有腳步聲音。曉得是他丈夫回來。就去開門。問道。你來了麼。王得才說道。你到這時候還不睡麼。蕙蘭說道。我是等你回來。王得才露出極煩惱的樣子。大聲說道。我不進來。你快將門窗關上。蕙蘭心裏很覺得奇怪。只好依他的話。但是那裏能夠安心睡覺。就走到廚房裏。煮了一碗麵。拿出來給丈夫吃。不料王得才將帽子蓋住了臉。坐在門外階沿上。全身發抖。看見蕙蘭拿着一隻碗從裏面

出來。大聲問道。你做什麼。蕙蘭說。你可以吃些熱點心。王得才說道。我不配吃。我是罪人。他們要送我進巡捕房。我只好跳黃浦了。蕙蘭問道。爲了什麼事呢。王得才說道。若告訴了你。你必定恨我。蕙蘭說道。我總是你的妻。情願和你有禍同當。王得才說道。現在我們的房產店舖完全變賣掉還債。還不夠呢。蕙蘭問道。到底爲了什麼事。欠了這許多債。王得才說道。因爲賭錢。我已經把一切所有的都輸完了。蕙蘭說道。只要你能改過。現在雖然傾家蕩產。我們勤苦做工。一樣可以快樂度日。王得才說道。眼前這件事若能了結。安然過去。我再不醒悟。真不是人了。蕙蘭說。既然如此。你快進來吃麵。這件事明天再說罷。王得才這一夜胡思亂想。那裏睡得着。到了第二天。夫妻二人對嬌娘說明原因。向他借錢來還債。嬌娘聽了。哭著說道。阿呀。我不得了。我昨天結算帳目。計馬車行裏一百二十二塊。南貨店裏六十三塊半。永安公司的皮大衣一百五十兩。新世界大菜館欠八十七塊九角。老九章綢緞舖欠二百三十五塊。此外還有

皮貨店、洋貨店、木器店、首飾店、藥房、戲院。共總要一千多塊錢。我從前的積蓄。只有四千塊洋錢。陸續用掉了不少。現在若還清了這些帳。一共只剩了五百塊錢。我要依靠你了。還能替你還賭帳麼。王得才夫妻二人。沒有法子。只好先把店裏的貨物檢點開單。預備拍賣。嬌娘看見了。又大哭起來。說道。這樣一來。我們一家人以後怎樣過日子呢。這時候白老先生敲門進來。他的來意。原想約振華和自己的兒子同去看馬戲的。他只見王家的人。個個都是愁容滿面。似乎心裏都懷着很深的憂慮。他便對嬌娘問道。府上出了什麼事麼。嬌娘就把一切情形詳細的告訴了白先生。白先生問王得才道。你欠何人的錢。王得才說道。都是些賭帳。我一向以爲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他們都是曾經贏過我的錢的。那知道到這地步。竟沒有一個人肯幫助我了。白先生說道。賭場上那裏會有好人。現在你到底共欠人家多少。王得才說。三年以來。總共輸掉了四萬零五百塊洋錢。都是出立筆據的。白先生說道。王先生。我雖然不

願意再使你心中難過。但是彼此要好。不能不說。凡是愛賭的人。總想損人利己。不知道你想他的錢。他也想你的錢。弄到臨了。大家沒有好結果。蕙蘭哭着說道。白先生的話真正不錯。現在事已如此。怎樣才好。白先生說。你們店裏的存貨。估價共值多少錢。搵總抵押給我。你們夫婦仍舊照常營業。按年陸續還我。你們想這個辦法好不好。這種賭帳。只好折扣歸還。如債主不肯答應。可以請律師告他們聚賭騙錢。王得才說道。謝謝你。我的妻和子從此可得平安了。至於我這呆子。是應該吃苦的。白先生說道。因為呆而吃苦。有什麼用處。必須心裏明白賭錢的害處。下次不再犯才好。白先生去後。嬌娘說道。幸虧我那天帶着振華到新世界去吃大菜。不然。怎會遇到這位好朋友呢。蕙蘭很不快樂。說道。幸虧那天振華不肯吃酒。使這位白先生瞧得起他。嬌娘說。現在我們家裏各事仍舊照常平安度日。外面不必聲張。免得失掉面子。蕙蘭因為這時候欠債過日子。處處務求省儉。要想把所住的屋子租出一半給別人住。嬌娘